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阐释学

刘 崑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紧张探索的时期,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为了揭开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秘密, 他潜心基督学的探索并最终完成了《不为人知的耶稣》一书。这是一部具有俄罗斯特点的、就耶稣基督形象进行宗教探讨的作品, 作者从完全不同于西方基督学的神话学派和历史学派的立场出发, 证明了作自己新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主要命题。

关键词: 基督阐释学; 梅列日科夫斯基; 福音书; 《不为人知的耶稣》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基督这一形象对于人类, 尤其是西方文化及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直到 20 世纪末期, 对耶稣其人的神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因此, 在基督教形成之后, 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有人在进行着探索耶稣这一形象的意义尝试。因为“对于每一个时代来说, 耶稣的生平与教导都提供了对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最基本问题的答案, 而且这些问题是向《福音书》中展示的耶稣这个人提出的”。(帕利坎 1999: 2) 因此《新约·福音书》中对耶稣基督事迹的记载是形成这一形象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基础。“西方和埃及、叙利亚等民族从远古模糊的宗教梦想中走来, 经历了无数的幻灭和打击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盖世无双的人作为诠释者。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欧内斯特·勒内 1998: 13)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被当作一种终结性的事件, 用来对人类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作为神学中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个位格的耶稣基督, 他的绝对意义来自何处, 又应给他的人性和神性一个怎样的理解, 一直是令思想家们困惑的问题。宗教神学界公认的说法是, 耶稣是其人名, 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从《圣经·旧约》人物名字中所取的一个名字, 耶稣就是希伯来语乔舒亚一名的希腊译音; 基督是其神名, 一开始只是一个头衔, 相当于“先生”之意, 继施洗者约翰之后, 人们赋予基督这一称谓以“弥赛亚”的涵义, 二者相加才是统一的位格, 即基督具有神人二性, “只强调历史的耶稣(19 世纪以来的做法)和只强调神性的基督(传统基督学的做法), 都是片面的”。(帕利坎 1999: 344) 毫无疑问, 基督教因基督而得名, 作为犹太教一支的基督教派的产生也是基于对耶稣基督这一人物事迹的神秘化, 而记载耶稣神迹的四部福音书则成了和《旧约全书》相比肩的基督教教义的主要依据。福音书是《新约》中记载耶稣生平事迹和训诫的基督教经典, 包括《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四部。其中的《约翰福音》尤其以强调耶稣基督布道、治病、受难、复活的神迹而把这一人物的神秘性推向极至。

其实, 据研究者考证, 四部福音书的形成都是综合提炼了公元纪元前后流行于亚、欧、非三洲广大人民之间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传说的因素。(王亚平 2001: 70) 但在后来的人们对于耶稣基督形象的理解和接受中, 都带有个人、学派和时代的特征, 因此每一时代描述耶稣

的方式常常就是了解那个时代精神特质的一把钥匙。在西欧，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早期的乌托邦人道主义对基督教的理解做了修正和改观，使它不再是只是神秘主义的和社会道德层面的东西。这些观念虽然仍是从宗教的视角看待世界，但在主观思想上却是以人代替了神。对于人本性的乌托邦乐观主义的理解导致基督的形象失去了一切神秘性和深度。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不断有关于耶稣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问世，并且基于对这一神奇人物无限多样的理解展示了他不同的形象面貌。他们这样做大多不是出于猎奇心理或是有意对传统观念加以先锋式的解构，而是出于对现实存在的深刻思索和探讨之目的。其实如果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客观地看待这一事实，人们会说，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因为每一时代都会因自身精神生活的现状来更新对上帝的理解，这种理解则具体地体现在对耶稣基督这一形象的再创造上。作家和思想家把太多的关于人类精神存在和终极价值的疑问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因此对他寄予了太多的想象和希望。因为只有基督能够克服“自我”，通过虚己和道成肉身来实现人类的救赎，这是普通的人难以做到的；只有基督能够复活，能对抗死亡，人也不能做到……在这里，基督与其说是历史神话人物或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毋宁说是代表一种理念、一种理想。总体看来，西方世俗研究中对于基督形象的阐释大致可分为神话学派和历史学派。

神话学派的代表们把耶稣比作多神教的众神，因为四部福音书之间存在许多异文，他们据此认为其中一定存在着虚构的成分，而这种虚构是为了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的需要。在他们的理论中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神话人物、流浪布道的哲学家和令人信服的老师，最后被当作叛乱者处死。导致神话学派对福音书文本记载进行批评和猜测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四部福音书所记载的许多细节的不一致性，这为人们提供了怀疑和想象的空间，导致两千年来这一人物一直生活在人们的种种虚构中，例如斯密特就曾怀疑过拿撒勒这个城市的存在，并认为基督的名字起源于神话中的神名。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耶稣的神人二性的特殊属性使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常常产生困惑，当对现实的哲学思考陷入困境时，便希望到人类精神生活中产生过决定性作用的症结之处——耶稣受难这一伟大事件中去寻找答案，期望在探求其真相的同时找到人生和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耶稣形象史是一种现代现象，并企图以批判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这一形象在人类文化心理积淀和宗教情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把《圣经》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学形式来看，它无疑属于宗教神话范畴。宗教神话是一个特殊的、自然合理的人类精神领域，它的内容属于神灵存在的领域及其与人类存在领域的交点上。基督教神话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更是不可替代的。耶稣基督正是这一基督教神话的核心，基督诞生事件具有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意义，俄国宗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神甫论述道：

“犹太人的生活事件呈现出宗教意义，历史仍是历史，同时也变成了神话。但这种把本体的和历史的，把神话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惟一例子，毫无疑问，是福音书中的事件。这些事件的中心是具体化的上帝——言（即为道或逻各斯），他与此同时又是诞生于希律王执政时期、受难于本丢·彼拉多的人——耶稣：历史在这里成为能被信仰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出最直接、最伟大的神秘剧，历史和神话通过道成肉身而吻合，融为一体。”（谢·布尔加科夫 1999：64）

与神话学派相对立，历史学派哲学家承认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即他作为真实个性的存在。这一基督教历史研究方向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神话学派的反对派而形成的。他们企图确立新约中编年性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即早基督基督教的历史上把拿撒勒的布道者耶稣神化了，所以这一形象渐渐神话化。这在施特劳斯、勒内等人把基督耶稣仅作为神话人物来理解、对福音书事件进行合理化或神话化阐释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德国的戴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内的《耶稣的一生》的立场和

出发点是极其相似的，即把耶稣基督当作半人半神，出于给这个部分自然又部分精神的人物作传的目的，对教会教条中的种种假定和不可信之处进行批驳。这说明教会的基督和一般意义以及历史概念中的基督是不兼容的。教会的基督是不可能作为传记的主题的，“基督传这个概念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变革，将导致传统信仰的总崩溃。它是神学不可避免地注定要衰落和毁灭的陷阱。”（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1996：6）勒内作品中的耶稣基督充满魅力，他年轻、俊秀、富有智慧和才气，敏感而又富于同情心，具备一切正面的质量，人们把他作为自己的期待和幻想的化身来追随，他的死引起人们巨大的悲痛、惋惜和困惑，而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这个形象就像乌托邦主义者一个美丽的幻想，失去了其神性和奥秘。他之所以对人是一种诱惑，是因为这样纯洁的天性和美德是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于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在西欧各国的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各种风格体裁的基督人化或类似基督的人物形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紧张探索的时期，奠定了俄罗斯的逻各斯学说，被人们认为是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复兴阶段。个性意识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侵入及基督教观念的转变开始觉醒，俄国知识界在宗教哲学、文学及美学领域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力图恢复文学审美功能，形成了一次俄罗斯本土的文艺复兴运动。不管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怎样发展，俄国社会始终强调东正教的正统性，而对《圣经》权威性的解释也激发了语言艺术等领域的探索者们的创作冲动，使《圣经》日益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影响其审美取向的重要因素。新的审美观的形成促使白银时代的作家们纷纷在自己的创作中涉及到基督教尤其是圣经福音书主题，因此常常导致新约情节的世俗化，产生对基督形象的新阐释。这时期的作家们企图重建对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念的东正教视角，革新历史基督教，按颓废派代表的观点，历史基督教已经失去信仰的真正精神。这场宗教精神运动的大部分思想主张体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中。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宣扬宗教和社会思想相结合，促进人类精神价值的重建。在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和论述中，他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文化学和民族学的分析和再现，表现出企图从不同民族的宗教中寻找共同特征的倾向。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念中，远古至公元 1 世纪的旧约的父的时代之后迎来的是基督—圣子时代，而今天的人类正处在子的时代之后的圣灵时代的曙光中。随着历史再向前发展，全人类统一的宗教就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主张和预言的普世的、由圣灵主宰的第三约的宗教，它将在人类发展更高的一环上实现。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特殊艺术气质使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文学不应该脱离哲学和宗教。为了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深化成了具有规范的模式化特征的叙述结构，形成了他数量庞大、内容复杂的历史传记小说散文体系。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要求和上帝相结合，却弃绝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在一些形而上学论点上和基督的学说相悖，而僧侣生活从未对人们的共同福祉和使他们摆脱奴役和饥饿有过任何作用。东正教会过分赞扬“天上的”，而认为“地上的”只是临时的避难所，这成为了教会和知识分子分歧的主要原因，导致世纪之交触及到俄罗斯社会各个层面的精神危机。知识分子不再认可基督的神人性，由此产生了文化的世俗化和宗教的冷淡主义。他试图找到一种解决这种矛盾的折衷的办法：提出了关于三位一体的新启示，即父和子在圣灵中的联合。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某种对立性，两种彼此斗争的真理，例如神的和魔鬼的、以及精神的和肉体的等。这种斗争产生了人类意识的不同类型：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通向上帝通向神圣和人和体现为形形色色现象的整个世界的道路，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走向自我神化，与他人疏离。在创作的早期阶段，作家企图调和上帝和反基督，因此在自己的观念中发展出一系列诺斯替教的命题，即人在宇宙中的创造作用以及和善一样必须的恶的力量。后来他意识到这种状况的复杂性，认为人身上的反基督精神实际上是人类走向和谐未来的前提，但是这条道路会把人引到自我膨胀的道路上去。在修士生活中也存在这种自我赞颂的情形，因为修士僧侣对于什么是基督教的问题的解答也是歪曲的。和教会的论点相似，

他认为人类处天通向神国的道路上，但是他和教会神学家们持不同的见解，他引证了圣经中基督从未提过教会的名字，进而分析了教会在基督教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了确定天国的地位问题他和教会进行论争，认为它不应只存在于天上，而应该从天上降临到地上。这样他宣布了新的教会——第三约的圣灵的教会。

梅列日科夫斯基虽然也走了一条批判基督教之路，但他面向的是历史的基督教，寄希望于未来的基督教，而这个未来基督教的奥秘仍在基督耶稣这一人物身上。他进行了多年的基督学探索，其成果体现为《不为人知的耶稣》。这部作品 1932 年问世于贝尔格莱德。在此之前作者在公开的报告中宣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并定期在刊物上发表。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又一部新约阐释学著作，它基于哲学和神学思想史的文献，从希腊-罗马哲学、希腊-拉丁教父著述、中世纪经院神学到近现代神学和哲学有关基督的论述以及最新的新约研究文献出发，继续并突破了哲学和神学领域比较传统的注释性写作，把注释写作变成了小说叙事。《不为人知的耶稣》不论是在大量的基督学研究著作还是研究耶稣基督尘世生活的文学性质的创作中都远非第一部。但这是一部具有俄罗斯特点的、就耶稣基督形象进行宗教探讨的作品，也是他侨居巴黎期间完成的最伟大的作品。作品提出了一些空前奇特的命题，它看似意在习惯意义上的福音书细节精确化，实际上是企图否定教会关于救世主基督的学说。对于前此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根本上给予了否定评价，例如他认为勒内笔下的耶稣只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老师，一个瓷娃娃，一个最精确化的历史谎言”，（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1999：1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不为教会所知的”解救者基督的概念。

在《不为人知的耶稣》中，作者认为东方和西方的矛盾在于对基督的错误理解，所以他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不为人知的耶稣”。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这部作品的时期，充斥着大量关于基督的各种思想学说和彼此相异的宗教哲学思想流派，他们大多不承认基督的神性本质。梅列日科夫斯基首先和神话学派的代表进行了论争。他认为神话学派否定耶稣基督的历史真实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福音书的多种异文恰恰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以及耶稣基督的历史性。“福音书中的矛盾意味着什么？……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可以得知，如果两种或多种可信的证据证明同一件事，那么它们只可能在大体上是一致的，而在其余方面会彼此矛盾，因为每个人看见的都不同，正是这些所谓的‘矛盾’是其真实性的最佳表现：虚假的证人会故意避免这些矛盾”。（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6：20-21）梅列日科夫斯基承认福音书中存在神话因素，认为神话是宗教历史研究的源泉之一，但他对神话概念的理解不同于神话学派。在他那里，神话是宗教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经验，而获得了宗教经验的人自身并非创造者，而是只共同理性的表达者。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种理解深受 П.弗洛连斯基对神话的定义的影响，“侨民哲学家、《创世六日》的作者 Вл.Н.伊里英也认为神话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认为神话的创造者是上帝，人不能成为新真理的创造者，而只能是传达者，把由最高智慧产生的思想传达给社会。所以人是神秘记忆的器官，并不是人本身记起，而是上帝通过人进行记忆。”¹ 神性因素在神话中体现为集体记忆的形式，其中包括哲学、艺术、科学。集体记忆的任务就是确定宗教神话的“基础和根基”。谢·布尔加科夫也对神话的性质进行了许多思考，认为人类的理性中贯穿着某种最高的认知，由此可见，一些宗教活动家把神话变成一种哲学体系，按他们的观点，神话获得了主体的和物质的属性并存在于语言的“躯体”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是本体地理解神话的属性的，像一些雄辩家一样，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超验实在的方法，即一种神秘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学派的代表认为耶稣学说具有不连续性和矛盾，梅列日科夫斯基试图揭穿实证主义的辩护者的话，发现基督的预言的内在意义，因此在《不为人知的耶稣》中，他广泛探讨了一个问题，即基督是否存在过，他是神话还是历史，是影子还是实体。他认为在基督话语的表层之下有许多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层面。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对于他的时代来说，基督的秘密不在于他的神性，而在于他的神人性。神话学派的代表神话学派代表不承认基督的神人性，

对基督和基督教持有的宗教敌视态度。因此他在书中引经据典来证明基督的历史真实性：他提到公元 111 年小普林尼给皇帝的书信，其中提到那些把基督作为上帝的向他唱赞美诗的基督徒，认为书信中把耶稣比作上帝具有特殊价值；他还援引了苏维托尼乌斯大约写于 120 年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因为这部编年史中谈到抓捕基督徒的尼罗皇帝的残暴，这证明在纪元之初就已存在基督徒；另外在书中，约瑟夫·弗拉维奥²也成为梅列日科夫斯基有力的辩护人，文中引用了约瑟夫·弗拉维奥的《犹太古史》中的片断，在这部作品中这位元罗马的犹太人叙述了作为“充满智慧的人”耶稣的形象。就是说明弗拉维奥对于耶稣其人的存在不能缄口不言。

写作过程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或者推测出福音书中没有记载的耶稣生平，或者从自己的视角对他的话进行重新阅读和阐释。当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取向使他的研究时常远离福音书的原型，他的作品中充满大量的文学形象，这使得《不为人知的耶稣》成为基督学研究中的独一无二的现象。梅列日科夫斯基对耶稣的理解是和历史基督教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不同于圣经诠释法的主要角度，而且有别于自由派历史批评家们的推论，因为他们在企图认识耶稣的同时渐渐脱离了把福音书视为编年史式的历史记录的观点，结果也导致对耶稣本身历史真实性的怀疑，这一学说有多个流派，但主要论点都可以归结为对基督肉体的虚幻性理解。对此梅列日科夫斯基评价道：“（他们）企图从救主那里偷走被救赎的世界，实施第二次杀死基督的恶行：第一次是在各各他，只是他的肉体被杀死，而这第二次是灵魂和肉体一起被杀死；第一次只是耶稣被杀死，而第二次是耶稣和基督同时被杀死”。（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6: 22）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生平缺少细节描写是因为耶稣的神性身份对于只有人的智慧和有限认知的学生来说是隐秘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本目的正是用全新的眼光认识耶稣的尘世生活。他曾在《西方的秘密：大西洲和欧洲》中说在耶稣之前世界上就存在他的影子，只是世界不能认出他。现代的人类也没有真正认识基督，他被忘记了。所以他试图解析这一形象的本质意义，虽然达到全面深入地认识很难，但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福音书中丰富的思想可以作为重新解读新约的理由。对于新约中信息不足的部分，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伪经”。他说，福音书是“奇特的书：它无法读透，不论读多少遍都会觉得没读完，或忘掉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地方不懂；而如果反复读还是一样的感觉：永远没有尽头”。（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6: 5）重构耶稣的历史形象是因为企图消除对基督教意识的误解，因为基督教对神子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为了揭示基督之名的新意义，作者不只借助于伪经，而且要努力恢复福音书成书之前的某种文本，一种“前福音书”，而流传下来的福音书只是这曾经存在的“圣经之源”的一些碎片而已。这种非正经的文本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不具权威性。例如：“‘我的母亲—圣灵’——犹太人的福音书中在回忆耶稣受洗后的情形时这样说，这毫不比教会认定的福音书更少东正教的意义”。（М.М.Дунаев 2000: 421）

《不为人知的耶稣》第一卷中，作者分析了一切能够证明基督尘世生活的证据。因为耶稣十字架受难和开始布道之前的生活在福音书中并没有记载，作者的目的是要揭示这一时期生活的真面目。例如关于耶稣的外貌，梅列日科夫斯基从宗教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诠释。因为福音书中从未描写过耶稣的外貌特征，四部福音书都没有描写耶稣的身材、面貌以及头发的颜色等。所以一些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新约不是使徒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学生所写，而这些学生并未亲眼目睹过所描述的事件，从未见过基督。事实上对于耶稣的外貌存在着丑陋不堪和超常俊美这两种相反的说法。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写《不为人知的耶稣》时，并不是着意描写他的外貌特征，而是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本质。但他不时也会不经意地提到基督“长长的，像小姑娘一样修长的眉毛。”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关于主的容貌的美丑的问题已变成一种久远的传说，对于人类具有意义的不是基督的外貌，而是他的语言，人们可以通过他的话来认识耶稣的个性特征。在这部书中对基督外貌的描述是从宇宙教会、第三约教会和立场

出发的。耶稣在作品中被写成具有双性的因素，即在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在他身上同等存在。

这种观点在当时宗教神学界并非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人独有，而是俄罗斯世纪之交宗教哲学探索中的一个典型概念，在别尔嘉耶夫和索洛维约夫那里都可以遇到。也就是说理想的个性存在应该是具有某种双性特征，即男性和女性相结合的完整的个性。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真正的全人类性应该是一种上帝的构想，这种构想在俄罗斯应该通过两种自然本能的结合来实现，达到最高的完满。或许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种主张是受到柏拉图的某种启发，他的思想和柏拉图的《盛宴》所提到的思想有些相似，《盛宴》里阿里斯托芬说，远古神话世界里有三种人：男女、男男、女女。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连体的，大家对此心满意足，相安无事地生活，是神用利刀将所有人一劈两半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在犹太教的喀巴拉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中亚当被理解成为类似神的双性人，少女少年合为一体。因此一些宗教哲学家认为第二亚当基督的使命就是恢复因为原罪而丧失的人身上的双性因素。不知道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否真正理解了柏拉图的精神，但这这种有关性别的宗教思想在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一切具有启示性的预言家都被着意描写成类似少年的少女。别尔嘉耶夫也认为未来的时代将不再是索洛维约夫哲学中所提出的永恒女性崇拜，而是真正的类上帝的形象——双性的少女-少年崇拜。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对把第一个人亚当分成男人和女人的叙述。经过这耻辱的伤痕（性别），死亡就来到世界上。据此他认为基督的非人世之美正是因为这种美既非专属男人，也非专属女人，而是男性的和女性的结合为最完美的和谐，如果人类面临末日的悲剧，那么应该是和性别的划分有关。他期待着基督能恢复从前的完整性，即被创造之初的双性合一。他弱化了基督中的男性因素在教会看来是渎神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与耶稣的形象相关，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了一对世界基督教来说的现实问题，即基督所预言的神的国。

从自己的学说体系出发，紧紧抓住福音书文本，梅列日科夫斯基借助基督形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耶稣的话被一直未被人们真正理解，就像古代的法利赛人指责耶稣推翻犹太律法一样，是对耶稣的曲解。所以在《不为人知的耶稣》中他对耶稣言行的真正精神和宗教启示意义进行了再阐释。例如按犹太教（旧约）说法，必须严守安息日，亵渎了安息日的人必死，谁要是在安息日里做事，就会受到惩罚。但是耶稣在安息日里治愈了病人，也没有阻止自己的学生在安息日劳作。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耶稣拒绝安息日，是推翻了旧的世界和旧的秩序，证明了天与地，上面与下面的重新结合，这种思想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反复的强调。他认为耶稣否定了父的律法，为人类指出了未来的宗教道路：为了在地上确立新约的历史，必须废除旧约。

梅列日科夫斯基同时也认为，人类的这种辩证发展不应该是停滞的。被古代法律所局限的意识使人不能在耶稣身上认出神子并且因此使在地上确立神的国变得遥遥无期。也正是因为认识的局限性，使耶稣的许多行迹被当时的人乃至他的学生视为奇迹。那么梅列日科夫斯基是怎样理解耶稣所行的神迹的呢？以使拉撒路复活的记载为例。在他看来，只要耶稣自己没有复活，拉撒路就不会复活。因为神子在自己能够战胜死亡之前不会在别人身上战胜死亡。拉撒路被治愈的奇迹意味着什么，对此教会并未给出准确的回答。耶稣用七块面包使四千人吃饱的奇迹的意义没有人能够领会，他使饱足的人和饥饿的人平等，教会无数信徒拥有同样的心灵，与大家分食面包并以此为快乐，这样平等的奇迹在面包上得到体现。因此用象征基督身体的面包使人类吃饱——这就是圣餐礼的隐秘意义。“一切都在三维空间中进行，但流入第四维度，就变得不可见”³。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耶稣基督的所行的奇迹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就是因为它不属于尘世的三维空间，他引证了在古代教父的著作中说拉撒路从棺材里像鬼魂一样飞出来，而没有首先强调拉撒路的复活为神迹，梅列日科夫斯基据此指出，拉撒路飞出来比耶稣的朋友复活这件事本身更令他们感到惊异，更加具有奇迹的性质。没有能力理解奇迹使人类不能进入神的国，作者希望人类能够明白，拉撒路不是在以前的身

体里，而是在新的身体里复活，他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王国和另一个维度里，这个空间是法利赛人所无法看到的，所以他们想杀死拉撒路，因为他证明了基督的力量。

凭主观印象及丰富的想象进行创作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散文的一种风格，他散文中的人物形象闪烁不定，情节跳跃式发展，体现了他思考问题思路的多维性；他仿佛超前地运用了后来时代的人们的创作方式，即把素材和时间“拼接”起来，把部分和整体、过去和现在混放在同一叙事中，作品细致阐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如爱和圣灵使五千人吃饱、把水变成酒的神迹以及复活的神迹，但对于旷野受魔鬼诱惑的故事的记叙似乎应属于纯粹的文学虚构，并且不够充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部作品不像是文学创作，也不是教条的神学著作和探讨哲学问题的论著，它只是“对潜在意义的直觉理解，是对信仰之神秘象征的揭示，是对形而上学密码的破解，抑或是对最终认定耶稣言行的福音书故事的解读”⁴。的确，整部作品实质上是在福音书文本基础上所展开的冥想，传达了作者的宗教乌托邦幻想，或者说是带有另一种神秘色彩的宗教创建。

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比了《圣经》、伪经以及圣者传说，对福音书故事作了别样的展现，把它的字字句句都赋予闻所未闻的新意。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一切象征都是一种不可言说之现实的密码。这些象征造成了以形象和密教故事表达真理的神话”。（叶夫多基莫夫 1999：137）而人们对于《圣经·福音书》的误解则导致不能对基督教之前人类宗教和文化的奥秘进行破解，“我们的痛苦在于，两千年来我们如此习惯于他的话语……以致最终似乎变得又聋又瞎……但如果我们能够稍稍摆脱掉这些习惯性的思考……我们一定会惊异、会恐惧、会一下子明白，这对于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的……”“拂去《福音书》上多少个世纪习惯的尘封——会发现它是全新的，仿佛昨天刚刚写成”。（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9：34）

对于教会教条的置疑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这部作品的主要出发点，但他不是从理性的、历史的或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福音书的内容，而是把它纳入自己关于世界统一宗教理论的框架——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丰富知识和哲学想象力使他做起这件事来轻而易举，在这方面他又为自己的新基督教思想布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他并不是以一个哲学家或神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件事，而是如同一个耶稣基督所信任的学生一样，熟知耶稣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圣经》中耶稣说，“我亲自向他显现”——这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奥利金认为，耶稣向不同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的；但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同于任何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向他的显现导致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理论的诞生，而不再是某一派别的问题，尽管二者在实质上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也的确有评论者指出过梅列日科夫斯基理论的教派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述实际上是企图按照可以收集到的碎片，以科学的精神艺术地恢复前福音书的完整性，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做这一切实质是要为自己的新基督教理论在历史中寻找证据。如果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些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看，其体系性和目的性清晰可见。

经过认真阅读福音书文本，作者企图准确地确认每一事件的发生地点，解释基督的学生们所不能理解的基督行为的象征意义，同时和教会进行论争。作者感受到耶稣和内心与诱惑的斗争和抗一切诱惑的坚定性，也能够体会在基督身上体现出来的二律背反。耶稣基督有着不同寻常的足以对抗人类一切缺陷的爱。耶稣应该是最温和的，但他也会使用暴力，他从耶路撒冷神庙里赶走那些交换买卖的人，因为这些人把神的居所变成贼窝。但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是这一行为如何能与“不以暴力抗恶的”的学说相一致？梅列日科夫斯基尝试了这样的解答：他认为生活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和谐，其中可以存在破坏性的行为，这也是创世激情的神秘象征。基督破坏了父的律法又给它补充了新的精神，清理了神庙，如同破坏了旧的宗教。从推翻神庙里的桌子开始推翻世界，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这是宇宙和大地结合的开始，是神的革命，是创建永恒的宇宙都会的开始。“对福音书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就是这样对于普通人来说它仍然是秘密，是个谜。因此只有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基督的精神遗嘱，才能使人类消除世界和神的王国之间的深渊”⁵。

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约翰福音》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即它一半是历史一半是神话，但他对耶稣本人的态度却不够客观，确切说既不是以福音书的精神为主导，也不是从客观的理性态度出发，而是加以主观情绪化的发挥（这也是后来的俄罗斯文学对该题材和人物的基本创作方式）。他不满于《圣经·福音书》的记述，认为它缺乏具体真实，他似乎觉得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言行之外还应该有一些隐秘的、未被发现的东西。这种想法一直诱惑着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想触及到这一神秘的事实，在《圣经》的框架之外去认识那个不为人知的耶稣，从中发现人类宗教的伟大奥秘。《圣经》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只是对自由地认识秘密的一种束缚，但他希望从中为自己对基督新的理解寻找有力证据。“或许，我们最终会以可怕的代价明白或即将明白自基督教两千年来从未有人认识到的东西，即基督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解救者，并且如果不获得自由，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认识这个不为人知的他”⁶。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只有一种文化是真实的，那就是寻求上帝的文化，可以说他创作《不为人知的耶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俄国革命事件的启示录式感受有关的。俄国革命的现实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是末日论式的，他想从自己的视角对它进行思考，重新感受耶稣基督的尘世生命对于人类的真正意义，在俄国文化的背景下，以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救世理想，企图为俄罗斯乃至全人类寻找出路。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宗教精神探索为目的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体系占有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出乎意料的视角和大胆的论断，它已不是单纯的“文人写作”，而是“文人神学”。众所周知，所谓神学是关于上帝的文化，它充满了精神性的知识奥秘，他在自己的小说叙事中溶进了大量的哲学-神学问题，可以说一部作品就是一部哲学或神学论著。梅氏的观点在创作和探索过程中是不断演进的，但总体看来这种演变有其内在的一致思想，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作品的继续，扩展和深化了前面所提出的命题。他通过对福音书的注释性重读和对耶稣基督的言行的主观阐释，表达了统一的世界新教会和第三约圣灵王国的理想，但是这注定只是一种宗教的乌托邦。

附注

1 转引自 Анастасьева И.Л., „Эволюц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и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книги 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 <http://gosha-p.narod.ru/Articles/Anastva.htm>

2 公元 1 世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深受罗马政府赏识，罗马公民，从事犹太教历史的编写工作，后来成为罗马的辩护者。

3 Анастасьева И.Л., „Эволюц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и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книги 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 <http://gosha-p.narod.ru/Articles/Anastva.htm>

4 Там же.

5 Анастасьева И.Л., „Эволюц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и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книги 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 <http://gosha-p.narod.ru/Articles/Anastva.htm>.

6 转引自 Вышеславцев Б.: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митрия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 оценк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антология)* . СПб., 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01.

参考文献

[1]Вышеславцев Б.2001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A].//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митрия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 оценк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антология)* . СПб.

[2]Дунаев М.М 2000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6[M]. М..

[3]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1996 Иисус Незвестный,М.

[4]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Тайна трёх. М.*:Изд.'Республик', 1999.

- [5][法] 欧内斯特·勒内 1998 耶稣的故事 (朱旭文译)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6][美] 帕利坎 1999 历代耶稣形象 (杨德友译) [M], 上海: 三联书店。
- [7][俄] 谢·布尔加科夫 1999 亘古不灭之光——观察与思辨 (王志耕等译)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8][德] 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1996 耶稣传 (吴永泉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俄]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1999 重病的俄罗斯 (李莉 杜文娟译)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0][俄] 叶夫多基莫夫 1999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 (杨德友译)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 [11] 王亚平 2001 基督教的神秘主义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On Christology of D. Merezhkovsky

Liu Ku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n intense groping for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Russia, in which period Merezhkovsky was the pree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vement. In the hope of revealing the secret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man, he explored in the study of christolog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and finally completed his book entitled *Jesus Unknown*. This book is one with Russian characteristics that probes into the christ image of Jesus from a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Starting from a standpoin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ither the mythological school or the historical school in western christology, Merezhkovsky proved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his new Christia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Key words: christology; Merezhkovsky; gospel; *Jesus Unknown*

收稿日期: 2007-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批准号 05CWW003)。

作者简介: 刘锬 (1971-), 女, 博士学位,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

[责任编辑: 刘 锬]